藝文類聚

人部十八　褒舊　哀傷

人部十九　妬淫　愁泣　貧奴婢

傭保

イ3
1758
8

# 藝文類聚

人部二十 隱逸上
人部二十一 隱逸下

13
1758
8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四

唐太子率更令㊢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十八　懷舊　哀傷

懷舊

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毛詩曰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左傳曰鄭子太叔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

論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漢書曰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酒酣自擊筑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魂魄猶思樂沛與父老諸母故鄉人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又曰朱邑停駕於故舊性公平不可交私

新序曰延陵季子使過徐徐君心欲得其寶劒弗忍言季子心許之而未及與及還而徐君已薨乃脫寶劒懸於墓樹徐人奇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劒挂(上)樹

東觀漢記曰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其人(上)

皇甫謐高士傳曰徐稚仁讓聞於天下黃瓊辟公府不詣及瓊薨稚負笈徒步三千餘里到瓊墓致酹

嵇康高士傳曰商容有疾老子問之容曰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

詩梁沈約懷舊詩曰元長秉奇調弱冠慕前蹤眷言懷祖武一簣望成峯涂難行易跌命舛志難逢折風落迅羽流恨滿青松(傷王融)又詩曰吏部信才傑文鋒振音響調與金石諧思遂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寃一旦同(上)壤(傷謝朓)又詩曰左率

馥時譽秀出冠朋僚聲茲千仞氣依此百尋條縟藉
含文雅散朗溢風飈楸檟今已合容範尚昭昭(傷庾果之)
又詩曰長史體閒任坦蕩無外求持身非詭遇應物
有虛舟心從朋好盡形爲歡宴留歡宴未終畢零落
委山丘(傷王謐)又詩曰東南既擅美洛陽復稱才攜手
同歡宴北跡共追陪事隨短秀落言歸長夜臺(傷虞炎)
又詩曰少府懷貞節忘軀濟所奉吏道勤不息繁文
長自擁既闕優孟歌身沒誰爲寵(傷李珪之)又詩曰韋夏
識前載博物備戎華稅駿止營校淪跡委泥沙如知
庸聽局方悟大音賒(傷韋景猷)又詩曰處和無近累天然
有勝質蕭索負高情耿介懷私實義貴良爲重蘭摧
非所恤一罷平生言(寧)知攜手日(傷劉淵)又詩曰豫州
懷風範綽然標雅度處約志不渝接廣情無忤頡頏
事刀筆紛綸遍朱素美志同山河浮年迫朝露(傷胡諧之)
賦西晉向秀思舊賦曰予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
人並有不羈之才嵇康意遠而疎呂安心曠而放其
後各以事犯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
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
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
作賦云將命適於遠京遂旋返而北徂濟黃河以汎

舟經山陽之舊居踐二子之遺迹(歷)窮巷之空廬惟古昔以懷人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歎黃犬之長吟悼稽生之永辭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際會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而將邁遂援翰而寫心

晉潘岳懷舊賦曰予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予尋役于外不(歷)高(上)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乃作賦曰仰晞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大室旁眺嵩丘東武託焉建塋啓疇嚴巖雙表列列行楸予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予以國士眷予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諧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闃其無人陳荼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爲薪步庭無以徘徊流涕泣而霑巾

銘周庾信思舊銘曰歲次攝提星居鶉首梁故觀(寧)矣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感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

徘徊岐路無假窮秋于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豫有棄甲之徵鳥伏狄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亾庚辰楚滅原隰載馳轅轅長往甲裳失矣餘皇棄焉河流酸棗杞梓與稗稊俱沉海淺蓬萊魚鼈共蛟龍並盡燃香複道詎斂冤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並悴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幕府昔開俊賢翹首爲羈終歲門人謝焉及乎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永別郊門潁川賓客遥悲松路嵇灼夜之山廬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王孫葬地方爲長樂之宮列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

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矣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鳴琴在操終念華亭之鶴重爲此別嗚呼甚哉麟亾星落月死珠傷瓶罄罍恥芝焚蕙歎所冀鍾沉德水望出風雲劒沒豐城氣連牛斗潛然思舊乃作銘曰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駿騮霜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反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卿故縣慶封餘邑萬里傷魂修門詎入城連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反葬無從徒留送鴈空靡長松嚋昔隆貴慘舒語嘿託情嵇琴風雲相得有酒如渑終溫且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鬱鬱流寓于秦山陽

相送惟餘故人孀機釐緯獨鶴孤鸞閨深夜靜風月俱寒生平已矣懷故何期匣中絃斷隣人笛悲昔爲幕府今成德帷

序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守琅臺東採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于霄臨水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髦俊蔭真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郡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廻駟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昔爵里陳懷舊焉

哀傷

毛詩曰終風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又曰我心憂傷怒焉如擣

左傳曰衆襄仲殺公子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又晉不哀吾喪而滅吾同姓

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又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而民說又曰孔子過泰

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使子貢問之對曰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又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又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爲禮又曰孔子過衛遇舊館人之喪夫子入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

論語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家語曰閔子騫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孔子曰君子也哀未盡能斷之以禮

焦贛易林曰秋風生哀華落悲心

說苑曰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列子曰燕人生長於楚及者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君里之社乃嘈然而歎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廬乃潸然而泣指壠曰此君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

文子曰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

吳志曰呂岱親愛徐原原性忠壯好直言及原死哭

之甚哀曰益友不幸位復何聞乎

王隱晉書曰庾衮兄子孤卒衮既哀其孤又痛其成人而未娶撫柩而號每哭聽者皆泣人不哀其喪感其哀也又曰阮籍鄰家女未嫁而死籍往哭之甚哀

俗說曰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失心病

琴操曰孔子遊於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

沈約宋書曰世祖與羣臣至龍姬墓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涕泗交橫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上又令羊志哭志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荅曰我爾日自哭亾妾耳

秦州記曰隴西郡有隴山山東人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哀傷

詩魏文帝寡婦詩曰友人阮元瑜早亾傷其妻孤寡爲作此詩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萋萋候鴈叫兮雲中歸燕翻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頹守長夜兮思君冤一夕兮九垂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迴徙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栖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

魏阮瑀七哀詩曰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爲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廻嘉殽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墉望故鄉但見蒿與萊又詩曰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爲感感此用哀傷攬衣久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難可忘

魏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追相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廻首望長安悟彼下



泉人喟然傷心肝又詩曰荆蠻非我鄉何人久滯淫方舟遡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流波激清響猨猴臨岸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

晉張載七哀詩曰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烏收和響寒蟬無餘音朱光馳北陸浮景想西沈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肅肅高桐枝翩翩孤栖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蚯蚓吟哀人易感傷覽物增悲心

晉潘岳關中詩曰哀此黎元無罪無辜幸肝腦塗地曰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晉民化爲狄俘又

哀詩曰灌如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雨絕有歸雲葉落何時連山氣冒岡嶺長風鼓松柏堂虛聞鳥聲室暗知日夕晝愁奄逮昏夜思忽終昔展轉獨悲窮泣下霑枕席人居天地間飄若遠行客先後詎能幾誰能弊金石又悼亾詩曰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霑胷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又悼亾詩曰茬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迴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隔又思子詩曰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虛盈奈何念稚子懷奇胤幼齡追想存髣髴感道傷中情一往何時還千載不復生

宋顏延之除弟服詩曰徂沒離二秋淹泣備三冬往辰緬難紀來筭忽易窮升沒奄暮晦灑掃禮容縞衣變余體長逝歸爾躬又辭難潮溝詩曰徘徊春郊甸俛仰引單襟一塗苟不豫百慮畢來侵永懷交在

昔有願詹瑟琴寫言勞者事將用慰仜簪
齊謝朓銅爵臺妓詩曰總帷飄井幹尊酒若平生
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跡嬋媛空復情玉
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梁簡文帝傷美人詩曰昔聞倡女別蕩子無歸期今
似陳王歎流風難重思翠帶留餘結苔階沒故綦圖
形更非是夢見反成疑燻鑪含好氣庭樹吐華滋香
燒日有歇花落無還時
梁任昉哭范僕射詩曰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禎一
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

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
梁沈約蕭丞相第詔世子車中作詩曰廉公失權勢
門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高車塵未滅
珠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唯當九原上
鬱鬱望佳城
梁蕭子範入元襄王第詩曰伏軾窺東苑收淚下王
橋昔時方轂處於今共寂寥夾池猶裊裊仙榭尚迢
迢一同西靡柏徒思芳樹蕭
梁王筠和蕭子範入元襄王第詩曰昔入睢陽苑連
步披風雲今遊故臺處回望閒無人皓壁留餘篆蕙

圃有餘芬行人皆隕涕何獨孟嘗君

梁吳筠傷友詩曰可憐桂樹枝懷芳君不知摧折寒山裏遂死無人窺

梁何遜行經范僕射故宅詩曰旅葵應蔓井荒藤已上扉寂寂空郊暮無復車馬歸瀲灩故池水蒼茫落日暉閒寂今如此行客盡霑衣又銅爵臺妓詩曰秋風木葉落蕭瑟絃管清望陵歌對酒向帳舞空城寂寂檐宇曠飄飄帷幔輕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

梁劉孝綽銅爵臺妓詩曰爵臺三五日歌吹似佳期定對西陵晚於風飄素帷危絃斷更接心傷於此時何言留客袂翻掩望陵悲

梁庾肩吾亂後經吳郵亭詩曰郵亭一迴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即吳門獫狁伊洛雜種亂轅轅輦道同關塞王城似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禮國猶存殷牖爻雖蹟堯城更轉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憑七廟略誓雪五陵冤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周庾信傷周處士詩曰冥漠爾遊岱悽涼予向秦雖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悵然張仲蔚悲哉鄭子真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遂令從渭水投釣往江濱

周王褒送觀寧疾葬詩曰丹旐書空位素帳設虛樽
楚琴南操絕韓書舊說存西靡傷新樹東陵惜故園
自憐悲谷影彌念玉關門餘暉天盡未夕霧起山根
平原看獨樹皐亭望列村寂寥還蓋靖荒茫歸路昏
挽鐸已流唱童歌行自喧眷言千載後誰將遊九原
又送劉中書葬詩曰昔別傷南浦今歸去北邙書生
空託夢久客每思鄉塞近邊雲黑塵昏野日黃陵谷
俄遷變松柏易荒涼題銘無復迹何處驗窀長
陳沈炯望郢州城詩曰魂兮何處反非死復非仙坐
柯如昨日石合未淹年慼陽頓成浦東海果爲田空
憶扶風訊誰見峴山傳世變才良改時移民物遷悲
哉孫驃騎悠悠哭彼天又長安還至方山愴然自傷
詩曰秦軍坑趙卒遂有一人生雖還舊鄉里危心曾
未平淮源比桐柏方山似劍成猶疑屯虜騎尚畏值
胡兵空村餘拱木廢邑有頹城舊識莫不盡新知皆
異名百年三萬日處處此傷情
陳陰鏗和樊晉陵傷妾詩曰晝梁朝日晝芳樹落花
餅忽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綱多
絲戶餘雙入燕牀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何見反魂
時

陳張正見銅爵臺詩曰荒涼銅爵晚搖落墓田通雲
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人疏瑶席冷曲罷總帷空可
惜年將淚俱盡望陵中
陳江摠奉和東宮經故妃舊殿詩曰故殿看冷空
階步步悲猶憶窺窓處還如解珮時苔生無意早燕
入有言遲若令歸就月照見不須疑又傷顧野王詩
曰獨酌一樽酒高詠七哀詩何言嵩里別非復竹林
期堦荒鄭公草戸閉董生帷人隨暮槿落客共晩鶯
悲年髮兩如此傷心獨幾時又和張源傷徃詩曰小
婦當鑪夜夫壻凱師年正歌千里曲翻入九重泉機

中未斷素瑟上本留絃空帳臨窓掩孤燈向壁燃還
悲塞壟曙松短未生煙
賦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飾新宮以延佇泯不歸乎故
鄉慘欝欝其蕪穢處隱隱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奄
修夜之不陽秋氣慴以悽戾桂枝落而消亾神怳怳
以遥思精浮遊而出疆託沉陰以曠久惜繁華之未
央念窮極之不遂惟要妙而相佯
後漢蘇順歎懷賦曰悲終風之隕籟條枝悴以摧傷
桂敷榮而方盛遭暮冬之隆霜華菲菲之將實中夭
零而消亾童烏潛其明哲悲何壽之不將嗟劉生之

若茲奄彌留而永喪

魏文帝悼夭賦曰族弟文仲以時年十一母氏傷其夭逝追悼無已寻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氣紆結以填胷不知涕之縱橫時徘徊於舊處覩靈衣之在牀感遺物之如故痛爾身之獨以愁端坐而無聊心感感而不寧步廣厦而踟躕覽萱草於中庭悲風蕭其夜起秋氣憯以厲情仰瞻天而太息聞別鳥之哀鳴又寡婦賦曰陳留阮元瑜早以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嗒然傷心故作斯賦惟生民兮艱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俛



衰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我前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氷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内惆悵兮自憐又感物賦曰喪亂以來天下城郭虚墟惟從太僕君宅尚在南征荆州還過鄉里舍焉乃種諸蔗于中庭涉夏歷秋先盛後衰悟興廢之無常慨然永歎乃作斯賦伊陽春之散節悟乾坤之交靈瞻玄雲之翕欝仰沉陰之杳冥降甘雨之豐需垂長溜之泠泠掘中堂而爲圃植諸蔗于前庭涉炎夏而既盛迄凛秋而將衰豈在斯之獨

然信人物其有之

魏陳王曹植慰子賦曰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傷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牀帷而切歎痛人亾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晚而既沒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霑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

魏高貴鄉公傷冤賦曰上師東征宗正曹並以宗室材能兼侍中從行到頃得疾數日亾意甚傷之爲作此賦宗臣充于常伯體材藝而中良何旻天之不怙遘暴疾而隕亾惟厥疾之初發若常疾之輕微未驚



日而沉篤氣慨慨而耗衰歧鵲騁技而弗救豈藥石之能追精冤忽已消散神眇眇而長違

魏王粲傷夭賦曰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天而夙泯物雖存而人亾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懇求冤神之形影羌幽冥而弗迸淹徘徊以想像心彌結而紆縈晝忽忽其若昏夜燭燭而至明又思友賦曰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遊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蓼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

涕綠草兮羅生超長路兮透迤實舊人兮所經身既
逝兮幽翳魂耿耿兮藏形又寡婦賦曰闔門兮却掃
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
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以敷榮感傾葉兮落
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暧兮不昏明
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爲登空牀兮下帷涕流連
兮交頸心慘結兮增悲
魏丁廙妻寡婦賦曰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
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之附松似浮
萍之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迍榮華暮其



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却掃冤孤煢以窮居
刷朱扉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幃含慘悴以何訴抱弱
子以自慰時翳翳以東陰日亹亹以西墜雞斂翼以
登棲雀分散以赴肆還空牀以下帷拂衾褥以安寐
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沒之異路終窈
漠而不至時荏苒而不留將遷靈以大行駕龍輴於
門側設祖祭於前廊彼生離其猶難矧永絕而不傷
自銜恤而在疚履氷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凜
凜而彌切霜悽悽而夜降水濂濂而晨結瞻靈宇之
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

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隙計先後其何幾亦同
歸乎幽冥
晉陸機歎逝賦曰昔每聞長者追計平生同時親故
或曾共遊一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以是
思哀哀可知矣賦曰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
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
世何人之能故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
根之夙殞愁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潰瘁愍城闕之
丘荒親殫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彌年時之詎幾
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
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
異瀾年殫往而念廣塗薄暮而迫迮顧舊要於遺存
得十一於千百又愍思賦曰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
復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
此賦以紓慘惻之感時方至其儵忽歲既去其晚晚
樂來日之有繼傷頹年之莫纂覽萬物以澄念怨伯
姊之已遠尋遺塵之思長瞻日月之何短升降乎階
際顧盼乎屏營雲承宇乎藹藹風入室乎泠泠僕從
爲我悲孤鳥爲我鳴又大暮賦曰夫死生是失得之
大者故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

不如生如遂無知耶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衰而
終之以達庶以開夫近俗云夫何天地之遼闊而人
生之不可久長日引月而並隕時惟歲而俱喪徒假
願於須臾指夕景而爲誓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
形弊於是六親雲起姻族如林爭塗掩淚望門舉音
敷幄席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仰寥廓而無見俯寂
寞而無聲殽饌饛餱其不設酒湛湛而每盈屯送客於
山足伏堁道而哭之扃幽戶以大畢泯玄闕而長辭
歸無塗兮往不反年彌去兮逝彌遠彌遠兮日隔無
塗兮曷因庭樹兮葉落暮草兮根陳

晉潘岳悼亡賦曰伊良嬪之初降幾二紀以迄茲遭
兩門之不造備荼毒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
而早終含芬華之芳列翩雲落而從風飄忽而不
反形焉得而久安襲時服於遺質表鉛華於餘顏問
簟窴之何期霄過分而參闌詎幾時而見之目眷戀
以相屬聽輀人之唱籌來聲叫以連續聞冬夜之恒
長何此夕之一促且伉儷之片合垂明哲乎嘉禮苟
此義之不謬乃全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妻謂制
重而哀輕既履氷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昏兮
朝既清延爾族兮臨後庭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

兮燈熒熒燈熒熒兮如故帷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
人已化饋生塵兮酒停樽春風兮泮水初陽兮戒温
逝遥遥兮浸遠嗟煢煢兮孤嫠又寡婦賦曰樂安任
子咸者子少而歡焉不幸弱冠而終其妻又吾姨也
故作斯賦伊女子之有行笄奉嬪於高族承慶雲之
光覆荷君子之恩渥奉蒸嘗以效順俱灑掃以彌載
榮華曄其始茂良人忽以捐背愁煩寃其誰告提孤
孩於坐側時曖曖而向昏日杳杳而西匿雀羣飛而
赴楹雞登棲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撫衾幬以歎息
耳傾想於疇昔目髣髴乎平素雖冥冥而罔覿猶依



依以憑附自仲秋而在夜踰履霜以踐氷雪霏霏而
驟落風瀏瀏而夙興意惚恍以遷越神一夕而九升
庶浸遠而哀降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目烱
烱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寒悽悽以凜凜氣憤薄而
乘胷涕交橫而流枕重曰仰皇天兮歎息私自憐兮
何極省微躬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津
若陵虚兮失翼
晉王惲妻鍾遐思賦曰惟仲秋之慘悽百草萎悴而
變衰燕翔逝而歸海蟋蟀鳴而相追坐虚堂而無寥
嗟我心之多懷悵遐思而内結嗟爾姜任邈不我留

謀民生之未幾吾何爲其多愁涼風蕭條露霑我衣
憂來多方慨然我懷感飛鳥之反鄉詠衛女之思歸
於是周遊容與逍遥彷徨悲民生之局促願輕舉之
遐翔

晉劉滔母孫氏悼艱賦曰伊稟命之不辰遭天難之
靡恍夙無父之何怙哀蓼蓼以抽心覽蓼莪之遺詠
詠肥泉之餘音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而思深伊三
從而有歸爰奉嬪於他族仰慈姑之惠和荷仁澤之
陶渥釋褻服以斬衣代羅幃以縞布仰慈尊以飲泣
撫孤景以協慕遇飛廉之暴散觸驚風之所會扶摧



育而上躋頹雲下而無際頓余邑之當春望峻陵而
翳青蘞空宇之寥廓愍宿草之發生顧南枝以永哀
向北風以飲泣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宋孝武帝擬漢武帝李夫人賦曰觀周氏之逸篇覽
漢室之遺篆弔新宮之掩映嗟璧臺之蕪賤雖嫒德
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念桂枝之秋實惜瑶華之春
翦彤殿閉兮素塵積罳巵無兮紫苔生寶羅暮兮春
幌重珍簟空兮夏幬宿秋臺惻兮碧煙凝冬宮冽兮
朱火青流津有終深心無歇徙倚雲日徘徊風月思
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

宋謝靈運感時賦曰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頹年致悲時濯其速豈能忘懷乃作斯賦相物類以迫已閔交臂之匪賒揆大耋之咸遄指庵嵫於西河鑒三命於予躬怛行年之蹉跎于鵾鷁之先號挹芬芳而夙過徵靈芝之頻秀迫朝露其如何雖發歎之早晏諒太暮之同科又傷已賦曰嗟夫卞賞珍於連城孫別駿於千里彼珍駿以貽愛此陋容其敢擬丁曠代之渥惠遭諺眷於君子眺徂歲之驟經覩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羨物終歲徂而感已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衾裯而載坐闚襜幌以迴臨望步檐而

局流眺幽閨之清陰想輕綦之徃跡飡和聲之餘音揔芬煙而不燻張明鏡而不照歌白華而絕曲奏蒲生之促調

宋顏延之行薤賦曰嗟我來之云遠覩行薤於水隅崩朽棺以掩壙仰枯顙而秘衢資沙礫以含實藉水草之蓊儲撫躬中塗太息蘭渚行徘徊於永路時悄愴於川侶

宋鮑昭傷逝賦曰晨登南山望美中河露團秋槿風悉寒蘿悽愴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若箭弦如影滅地猶星殞天棄華宇於明世閉金扃於下泉修

堂廡而下降歷幃户而升基志存業而遺緒身先物
而長辭日月飄而不留命儵忽而誰保髮迎憂而送
華貌光悴而收藻

梁沈約傷美人賦曰信美顏其如玉咀清睦而度曲
恩佳人而未來望餘光而躑躅拂螭雲之高帳陳九
枝之華燭虚翡翠之珠被空合歡之芳褥言歡愛之
可永庶羅袂之空裁曾未申其巧笑忽淪軀於夜臺
伊芳春之仲節夜猶長而未遽帳徙倚而不眠徙徘
徊於故處

梁江淹傷友人賦曰泫然霑衣兮悲袁友之英秀系
神緒而作氏胤靈枝而啓胄轢四代而式昌洎十葉
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譬如冬雪旣華旣潔將
似秋月至麗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絶弔
蕙若之暫芳慟悾悾之永缺余幼好於斯人乃神交
於一顧邈疇年之繾綣窈生平之遊遇懷愛重於素
璧結分珍於黄金捨一世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固
齊術而共經豈異袖而同襟爾凝情於霜栢我發志
於冬桂帶瑶玉而爭光握隨珠而比麗予結誼兮梁
門復從宦兮朱蕃何人徑之巫阻而天道之匪存痛
碧玉之神樹銷紫芝之靈根承遠書於江藻結深痛

於爾冤

梁蕭子範傷徃賦曰彼蘭菊之芳茂及蕤褋之榮色終於邑乎繁霜俱飄飄於路側引輕華之微珍猶見嗟於有識況獨立之妍媛信盈盈而挺植去倡家而來儀承君子之宴息摧麗容而思進豈蛾眉之宜抑詠美勝而自箴歌忠妾而爲式痛妖姿之不留惜華年之中天奠罷祥之永慶忽從颿而先標魂一逝而莫追夕有長而無曉惟君侯之惆悵覽遺物而霑巾帷半垂而將下尚仿像而疑真懷方士之良術顯有憑而致神



周庾信哀江南賦曰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旄解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狼狽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菱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蕃籬之固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嗚呼山岳崩頹既履危亾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

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賦曰始則王子召戎姦
臣介胄既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爾乃傑黠構
扇憑陵幾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
于長圍高宴竟遭夏臺之禍遂覩堯城之變遂乃韓
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輸亂轍猛士嬰城謀
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
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於是桂林顛覆長洲糜
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競動天關爭迴乾軸採雀鼓
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
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

西瞻博望北臨元圃月

樹風臺池平樹古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中
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
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
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
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與端委而
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問諸淫昏之鬼
求諸厭劾之巫荊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達泉之誅
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終朝夾日蒼雲則
七重圍軫亾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
楚結秦怨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

亂舞輿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眥漢鼓於雷門雖復
楚有七澤人稱三戶辭洞庭兮落木去滎陽兮極浦
熾火兮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
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拊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
童慢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氷而馬渡關未
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
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甫囚乎羣師硎穽揭拉
鷹鸇批攢于時兎解氷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淄澠
一亂雪暗如沙氷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
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又傷心賦

曰予五福無徵三靈用譴至于繼體多從夭折二男
二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守亾沒苗而不秀頻有
所悲唯覺傷心遂以傷心爲賦悲哉秋氣搖落變衰
魂兮遠天何去何依望思無望歸來不歸未達東門
之意空懼西河之譏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版蕩
生人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地鼎
沸於袁曹人豺狼於楚漢或有擁樹離災藏衣遭難
未設桑弧先空柘館人惟一丘亭遂千秋邊韶永恨
孫楚長愁張壯武之心亾羊南城之淚流痛斯傳體
尋茲世載天道斯茲人倫此愛膝下龍擢掌中珠碎

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早刈況乃流寓秦川飄颻
播遷從宦歸田不田對玉關而羈旅坐長河而暮年
以觸目之萬恨更傷心於九泉

哀辭　魏陳王曹植金瓠哀辭亖之首女雖未能言固
以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天折乃作此辭曰在襁
褓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天絕何見罰於
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譽去父母之懷抱
滅微骸於糞土天地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
有期又行女哀辭曰行女生于季秋而終于首夏三
年之中二子頻喪伊上靈之降命何短修之難裁或

華髮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闋復新殃
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
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又

仲雍哀辭曰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生
而五月亾昔后稷之在寒氷闚穀之在楚澤咸依鳥
憑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元第文茵無寒氷之慘羅
幬綺帳暖於翔禽之翼幽房閑宇密於雲夢之野慈
母良保仁乎烏菟之情卒不能延期於朞載離六旬

而天沒彼孤蘭之耶耶亮成幹其畢榮哀綿綿之弱
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未周將何願乎一齡陰

靈廻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堰闥以歔欷淚流射
而霑巾

晉陸機吳大司馬陸公誄少女哀辭曰冉冉晞陽不遂
其茂(暐)(暐)芳華凋芳落秀遵堂涉室髣髴興想人皆
有聲爾獨無響

晉潘岳哀永逝辭曰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
樂尠悵悵兮遑遑遵古路兮言歸思其人兮已滅覽
餘跡兮未喪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
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視天日兮蒼蒼面邑里
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歸反哭兮殯



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又傷弱子辭曰寧之長安次于新安千秋亭而弱子
夭感羸博之哀乃傷之曰奈何兮弱子邈棄爾兮(乙)
林還眺兮墳瘞草莽莽兮木森森伊遂古之遐胄逮
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不嗣羌一適之未甄仰崇堂
之遺構若無津而涉川葉落永離覆水不收赤子何
辜罪我之由又金鹿哀辭曰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鬢
髮凝膚蛾眉蠐領柔情和泰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
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昏既披我幹又翦我根槐
如瘣木枯荄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疑廻

首長顧又陽城劉氏妹哀辭曰鳥鳴于柏烏號于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伊人情叩心長吁痛我同生誕育聖王發齔稚齒如彼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懷寶未曜隨和伊亏輕弱弗克負荷祿微於朝貶置于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珍羞罕御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奈何哀哀母氏蒸蒸聖慈震慟擗摽何痛如之竈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復何時又悲邢生曰周文公之苗裔亏元舅之洪胄厲操確其不拔鄉譽著而日就妙邦畿而高察雄州閭以擢秀茂實暢美而休名未衍其財至貧其位至賤而死之日奔者盈庭停余車而在郊撫靈櫬以增悲瞻轜容而想像曾無覿乎餘輝送子亏境垂永訣亏路歧一別亏長絕盡哀亏告離又京陵女公子王氏哀辭曰猗歟公子季女惟王生自洪胄廩茲義方盼倩粲麗窈窕淑良如彼春蘭吐葩含芳葩以霜隕芳以歇盡彼蒼者天胡寧斯忍曾未弱笄無疾而隕官朝震驚靡人不愍嗟爾母氏劬勞撫鞠恩斯勤斯是長是育帷屏媚子奄離顧復哀無廢心涕不輟目于以祖之于掖閨庭于以送之陵岡崔嵬僕馬迴眷旗旐旋飛夕陽失映晴鳥忘歸皎皎宵月載盈載微冥冥公

子一往不追長夜無旦孤魂曷依又爲任子咸妻作
孤女澤蘭哀辭曰菲菲造化爰啓英淑猗猗澤蘭應
靈誕育鬢髮蛾眉巧笑美目顏耀榮茗華茂時菊如
金之精如蘭之馥淑質彌暢聰惠日新朝夕顧復夙
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耿身俾
爾嬰殉微命弗振俯覽衾襚仰訴穹旻弱子在懷既
生不遂存靡託躬沒無遺類耳存遺響目想餘顏寢
蓆伏枕摧心剖肝相彼鳥矣和鳴嚶嚶矧伊蘭子音
影冥冥彷徨(仁)壟徙倚墳塋

又爲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曰悠悠上天我獨
何辜祖考早世兄弟幼孤偏當艱毒同集蓼荼父兮
生我過庭靡聞母兮鞠我(寧)一苦辛日顧日復我弟
我身並自垂髮越于成人濬哲聰朗純粹温良烈烈
清風邦族之望母氏劬勞庶爾之報彼蒼者天子何
不弔殲我令弟窮泉是造無父何怙無弟何友煢煢
此身哀哀慈母煩冤痛毒撫心思咎哀爾薄祜逢家
多阻弱冠未室盛年絕緒喪庭寥廓盧位無主冥冥
長夜窈窈(元)宇當復何時見我仲武于以祔之于其
王父冤而有靈神其(寧)處
晉孫楚和氏外孫道生哀文曰嗟爾道生和氏之寶

玉顏豐下曜於懷抱暮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三旬奇于五日方之期願百分之一命之修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錢翁近千殤子幼冲俱反無形冥昧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又和氏外孫小同哀文曰曄曄蓁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爲淺薄暫有冥質壽友冥漠譬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知生亦焉知爾雖旬月我未之視萬物混焉天地一指秒末嬰孩安足稱誄大人達觀同之一揆又胡毋夫人哀辭曰滔滔汶川浩浩雲漢乃眷洪族裁育英媛幼挺芳烈暉光日新有美其猗有虎其文華茂春芳志厲秋霜邂逅之遇邁茲良會豈惟中饋義形于外恒憑賢明以自休賴冀享永年偕老一世景命伊何忽然長逝

梁簡文帝大同哀辭曰大同亍第十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悲夫夕坐於是申且當以食之不甘客謂亍曰死生常也夭壽命也陳蕃所慙之家久記㊀錄之歲華歇所閒之語已定北陵之期上聖所以志情賢者所以達節將何戚焉亍對之曰觀其明眸豐下玉色和聲豈不登髫歲而擬觸藩反紈褲而仰折李靈心摧於毫末慧識挫於跬步豈不傷哉乃爲辭曰

彼神蔡之靈長獲萬春之悠緬有薤華之灼灼寄一
朝之浮淺信歡慰之未幾悼夭零之云及乃變樂而
爲悲遂改笑而成泣

晉劉臻妻陳氏荅舅母書曰元方春秋始富德業
亦隆宏道博文才質兼備異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
意一朝冥然長往元方冲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
成三徙亦既冠婚雙譽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
殃厲橫流艱禍仍遘媛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元華
並夭戚年豈慮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夭於始立崇基
殞於一匱仰痛殄滅俯悼二第斯人斯命當可奈何
毋年踰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遘至痛目前廓
然三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
梁任昉與沈約書曰范僕射遂不救疾范疾滇孝睦
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
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
允諒誠歷躬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
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之憑
素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
菹此邦務在遄速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垂之際
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秖增今悵永念平生忽焉曙曩

追尋笑緒皆成悲端又弔樂永世書曰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真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託淄滒自辨餘息惟存視陰無幾終始之託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宿草易滋傷恨不滅松檟可拱悲緒無窮

梁劉孝標追荅劉沼書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亏有天倫之職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亏者亏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亾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貞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巢東平之樹望戍陽而西靡盖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劒空隴有恨如何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四

華陽張孝楷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五

唐太子率更令㊀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陵　王元貞校

人部十九　妬　淫　愁　泣　貧　奴　婢　傭保

妬

左傳曰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見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而生龍蛇以禍汝我何愛焉使徃侍寢生叔虎

毛詩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又曰不妬忌則子孫衆多

矣

山海經曰秦室山有木葉如棃而赤理其名曰指木服之不妬

文子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王惡之祿厚者怨處之

漢書曰武帝陳皇后爲妬別在長門宮司馬相如作賦皇后復親幸又曰陳后寵衰妬甚令巫祭祀以迴上意又曰呂氏妬戚夫人髡鉗赭衣使舂又斷手足去目熏身飲瘖藥名曰人豕又曰廣川王去嘗有疾陽城昭信侍疾甚謹去愛之立爲后又有幸姬望鄉爲修嬴夫人主繒帛昭信諂望鄉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我又傅粉數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伺之益不愛望鄉昭信知去怒誣言望鄉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名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鄉室裸形繫之令諸姬各持鐵共灼之望鄉自投井而死昭信出之椓陰中割其口脣斷舌遂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令諸姬觀糜盡乃止

馮敬通集曰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

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瑛)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爲(瑛)富貴更取妾故也

魏志曰馮方女美袁術納焉甚寵幸諸妾害其寵因共殺而懸之言其自縊又曰袁紹婦劉氏甚妬紹死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又毀其形其少子尚又盜滅死妾家焉

王隱晉書曰賈充妻郭彥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閣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遥望見疑充卽鞭乳母發之兒思孔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拈頰郭又疑復殺乳母男又死

郭子曰孫秀妻荀掌姬罵秀爲貉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荀氏請救於武帝時大赦帝曰天下曠蕩荀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爲夫婦如初

姬記曰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少必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牛背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

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王公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攔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從聞之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王爲信自敘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爾王大羞愧又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闕雖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荅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使周姥撰詩當

無此也又曰京邑有士人婦大妒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撻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嫗爲計因婦眠士人入厠以繩繫羊士人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師嫗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壻徐徐還婦見壻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壻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爾婦愈悲哀後復妒忌壻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不復敢爾於此不復妒

忌又曰奉中元有人姓荀婦庾氏大妬忌荀嘗宿行
遂殺二兒爲屋不立齋室唯有廳事不作後壁令在
堂上泠然望見外事凡無鬚人不得入門送書之人
若以手近荀手無不痛打客若共牀坐亦賓主俱敗
鄰近有年少徑突前詣荀接膝共坐便聞大罵推求
刀杖荀謂客曰僕狂婦行君之所聞君不去必誤君
事客曰僕不畏此乃前捉荀手婦便持杖直前向客
客既大健又有短杖在衣裏便與婦老嫗無力即倒
地客打垂死荀走叛不敢還婦密令覓荀云近遭狂
人非君之過君便可還荀然後敢出婦兄來就荀共
方牀臥而婦不知便來捉兄頭拽着地欲殺方知是
兄慙懼入內兄稱父命與杖數百亦無改悔又曰諸
葛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
兩仍以手模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
兩手名捉緦跗元直遇見婦捉緦跗欲成衣謂當與
已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目欲成衣耳乃欣然
異苑曰吳興桑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爲當婚否
乞言不忍也服竟更娶白日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
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
廢

俗說桓溫平蜀後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甚妬
詩魏陳王曹植詩曰嫠婦同衾曾弗是志寧彼治容
安此妬忌
賦梁張纘妬婦賦曰惟婦怨之無極羌于何而弗有
或造端構末皆莠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傳聲
而妄受乍隔帳而窺屏或覘窓而瞰牖若夫室怒小
憾反目私言不忍細忿皆成大寃閨房之所隱私牀
第之所討論咸一朝之發洩滿四海之囂喧忽有逆
其妬鱗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產而焚
家或投兒而害壻



淫
周易上繫曰冶容誨淫誨教也
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者生於南方謂之短狐故南
越多蜮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
毛詩曰鄘柏舟桑中刺奔也衛公室亂男女相奔至
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期我乎桑中要我
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
名也又曰齊雞鳴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
妹
左傳曰齊桓公好内多淫内嬖如夫人者六人

戰國策曰秦皇太后愛魏醜后病且令曰我死必以
魏子爲殉庸芮爲諫曰以死爲無知何空以生所愛
葬無知之死人若有知先王積怒久太后赦過不暇
何得更殉魏醜后乃止
列子曰鄭公孫穆好色後庭數十皆擇稚齒屏親昵
絕交遊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慊
博物志曰三身國一頭三身三手昔容戎氏有季子
好淫白日淫於市帝放之西南季子妻馬生子人身
有尾蹄
漢書曰五鳳中濟北王終古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

妾爲姦終古與共被席或晝日使裸伏犬馬交接終
古親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
侯王以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廣嗣重祖而終古禽
獸行亂悖逆人倫請削四縣又曰許皇后坐左道廢
處長信宮姊嬺爲龍額思侯夫人寡居湎于長與嬺
私通因娶爲小妻許后因嬺賂遺欲求復爲婕妤長
受后金錢乘輿物服物千餘萬計爲白上立爲左皇
后嬺每入長信宮長與嬺書戲許后
華俊後漢書曰梁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大倉令得入
妻壽所壽見宮屏御者以言事因通焉宮威權大震

二千石皆拜謁之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發掘諸陵取寶貨汙辱呂后凡有玉匣者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

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後妻郭氏又生二女少有淫行年十四五通於韓壽充未覺時外國獻奇香世祖分與充充以賜女充與壽坐聞其衣香心疑之充家嚴峻墻高丈五薦以枳棘周行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潛殺知婢遂以女妻之

沈約宋書曰楚王山陰公主廢帝姊也肆情淫縱以吏部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帝許之淵雖遂一日以死自固

列女傳曰夏姬者陳大夫徵舒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爲皇后諸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孔寧儀父皆通焉或衣或衣或裝其褻以戲於朝

列異傳曰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之至鬬爭相殺

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識以貴人雖是先所幸尸體穢汙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論衡曰書云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

背疽瘡不得婦人不愈此疾也

風俗通曰平原君讞胡奠譚娶周碧爲妻譚陰陽不
屬令碧與李方張少孝姦通奠得其子

語林曰劉道眞子婦始入門遣婦虔劉聊之甚苦婢
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
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服淫

傳曰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姜公之母淫上曰烝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

愁

左傳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
沃饒而近鹽魏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
疾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覩則民愁愁則墊隘
於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
於周樂爲之歌頌曰至矣哉哀而不愁知命也樂而不
荒節之以禮

莊子曰不知乎人謂朱愚知乎則反愁我軀不仁則
害人仁則反傷吾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讐愁心苦志中夜抱柱
而哭承之以嘯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
復讐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小之急務也

史記曰虞卿著書八篇號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於後世

後漢書曰梁冀妻色美善蹙妬能作愁眉

楚辭曰天問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差號曰聞仰天歎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偉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書寫愁思又曰漁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馳逐江湘之間憂愁吟歎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



之遂相應荅

晉書曰王丞去官東渡是時道路寇盜人懷危懼丞每過艱險處之若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愁喜之色

郭子曰王東海初過江王丞字安期登琅邪山歎曰我由來不愁今日直欲愁

詩後漢張衡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遥何以懷愁心煩勞又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又曰我所思

兮在漢陽往欲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又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晉張載擬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南巢欲往從之巫山高佳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又曰我所思兮在朔湄欲往從之白雪霏佳人遺我雲中翮何以贈之連城璧又曰我所思兮在隴原欲往從之隔秦山佳人遺我雙角端何以贈之雕玉環又曰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修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瓊琚



宋王徽訊愁詩曰自予抱羈思耿與日月長載離非宋遠誰謂河難航憂隨積霖密慨因朗旭彰負之苦不勝即之竟無方如彼引鯤魚待盡守空梁天地豈私貧運至豈固當既悟非形兆茲數詎可攘

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曰簷露滴爲珠池水合如璧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膏盡復益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又忽不任愁聊示固遠詩曰去秋客舊吳今春投故越淚逐東歸水心挂西斜月未應歲貶顏直以憂殘髮

梁劉孝綽夜不得眠詩曰夜長愁及覆懷抱不能裁
披衣坐惆悵當戸立徘徊風音觸樹起月色度雲來
夏葉依窓落秋花當戸開光陰已如此復持憂自催

梁劉孝先和兄孝綽夜不得眠詩曰夜愁眠不安起
望臺南端葉慘風聲異樓空月色寒笙冷調簧數弦
脆上琴難百年行詎幾萬慮坐相攢誰家有明鏡暫
借照心看

賦魏陳王曹植敘愁賦曰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
以爲貴人家毋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曰嗟妾身
之微薄信未達乎義方遭毋氏之聖善奉恩化之彌

長迄盛年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明訓誦
六列之篇覩圖象之遺形竊庶幾乎皇英委微軀
於帝室克未刘於椒房荷印紱之令服非陋才之所
望對牀帳而太息慕二親以增傷揚羅袖而掩涕起
出戸而彷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又愁思
賦曰四節更王兮秋氣悲遥思悄悦兮若有遺原野
蕭條兮煙無依雲高氣靜兮露凝衣野草變色兮莖
葉希鳴蜩抱木兮鳥南飛歸室解裳兮步庭前月光
照懷兮星依天居世分芳景遷松喬難慕兮誰能仙
長短命也兮獨何怨又九愁賦曰嗟離思之難忘心

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超引領之徘徊眷浮雲
以太息願攀登而無階匪徇榮而愉樂信舊都之可
懷恨時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
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悴念先寵
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亾之不豫亮無遠君之
心刈桂蘭而秣馬舍寻車於西林願接翼於歸鴻嗟
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嚮一絕而不還傷時俗
之趍險獨惆悵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迹如吾身之不
留竄江介之曠野獨耿耿而汎舟思孤客之可悲愍
寻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謂内思

而自策算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於時
王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昏以營私害
予身之奉公共朋黨而妬賢俾寻濟乎長江嗟大化
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愁慷慷而繼懷恒慘慘而情
挽曠年載而不迴長去君乎悠遠御飛龍之蜿蜒揚
翠霓之華旌絕九霄而高驚飄弭節於天庭披輕雲
而下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而傾
頽驂盤桓而思服仰御驤以悲鳴紆寻袂而收涕僕
夫感以失聲履先王之正路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
之招咎恥于媚而求親顧旋復之無軏長自棄於遐

濱與麋鹿而爲羣宿林藪之葭蓁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㝡作清水之沉泥不爲濁路之飛塵踐蹊徑之危阻登岩巇之高岑見失羣之離獸覩偏栖之孤禽懷憤激以切痛若回刃之在心愁戚戚其無爲遊綠林而逍遥臨白水以悲嘯猿驚聽而失條亮無怨而棄逐乃余行之所招

魏繁欽愁思賦曰何㬎秋之慘慘處閑夜而懷愁潛白日於㠯陰翳朗月於重幽零雨濛其迅集潢淹泊以橫流聽峻階之回雷心沉切以增憂嗟王事之靡鹽士感時而情悲願出身以徇役式簡書以忘歸時陟岵以旋顧涕漸纓而鮮晞聽鳴鶴之哀音知我行之多違悵俯仰而自憐志荒咽而摧威聊弦歌以厲志勉奉職於閨闈又弭愁賦曰傷有閑之淑女採薜荔於朝陽露素質之皎皎綰㠯髮以流光結翠葉於珠簪擢丹華於綠房點圜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襲遊閑之妓服褥阿縠之桂裳紈畹蘭於纓佩動曄曄以遺芳既容冶而多好且妍惠之纖微顧見予之矚以回眄若欲進而行遲獨立知我情之思歸鳴環㫐以鳴璫眷紅顏之曄曄何的皪之少羣整桂冠而自飾數蓁

藻之華文從景炎而猗靡桑綿邈以繽紛時曒眇以
含笑收婉媚以愁人
梁簡文帝序愁賦曰情無所治志無所求不懷傷而
忽恨無驚猜而自愁玩飛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寮
雖復玉觴浮榷趙瑟含嬌未足以祛斯耿息此長謠
文魏陳王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
枯悴憂心如焚有元虛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
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
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爲物惟惚惟怳不召自來推之
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

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
臨食困於哽咽煩寃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
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
受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
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生吾獨爲子言其發矣今
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
諮諏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慘或悴
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簿凋損正氣吾將贈子
之無爲之樂給子以湯刺子以元虛之針乎

子以(昌)使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之攜手而游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爲子具養神之饌老聃爲子致愛性之方趣遐路以棲跡乘輕雲以高翔於是精駭意散改心向趣願納至言仰崇(元)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 泣

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

禮記曰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矣又曰棄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禾亾人之側不亦異乎又曰叔孫婼聘于宋宋公與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樂祁左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而樂樂而哀皆喪心也何以能久

國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霑襟又曰費子陽謂子思

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合不謂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門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

楚漢春秋曰呂后欲爲惠帝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東陽侯垂泣曰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史記曰箕子過故殷墟感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皆流涕又曰荆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漸離共荆軻相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又曰漢高欲自擊陳豨劃成矦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又曰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常從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如意爲太子又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年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之長安聞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召見具言其故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伏地泣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周曰夫千秋萬歲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即以墊墳墓既已下嬰兒竪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貴尊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潸然涕泣曰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又曰聖人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令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又曰禹出見華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吾爲君百姓皆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新序曰周舍事趙簡子居無幾何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曰百年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愕愕自周舍死吾未嘗聞吾罪也吾國幾亡乎是以垂泣

漢書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宮上懷慨傷懷泣數行下

東觀漢記曰更始害齊武王先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又曰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

論衡曰昔周人有仕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途者或問何爲泣子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又曰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出則能分天皇之地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母畏雷後母卒每有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

邴原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者易傷感夫書者皆有父母也心願其得書故側然涕零也師哀原而爲之泣曰欲之可書須費也

後漢書曰張奐與張公超書曰下筆愴恨泣先言淚

吳錄曰孟宗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

襄陽耆舊記曰羊公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遠望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令人悲傷

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以對會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

因閉眼王曰何以似郤正語耶禪驚視曰如尊命

## 貧

尚書洪範曰六極四曰貧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

稱其財之謂禮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

圭竇

論語曰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又曰衣敝縕袍

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鄭(元曰縕絮也

毛詩曰出自北門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又曰小東大

東杼柚其空注曰謂無貨唯絲麻今盡不作也

家語曰端木賜結駟連騎以從原憲憲居蓬蒿中并

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憲曰予貧也非病也

國語曰叔向見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

吾有卿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

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戎翟

懷之以正晉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修

其德也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修而患貨之不足將

弔不暇何賀之有

呂悅字林曰窶貧空也方言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

謂之須捷捷謂俾遽或謂之褸裂褸衣壞具音或謂之藍縷左傳曰華輅藍縷爲貧也

晏子曰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之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致千金以奉賓客

列子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爲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憲杖藜應門子貢曰先生病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又曰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可以自娛所學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愀然變色曰美哉又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焉作色曰

吾得升斗之水爲活爾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枯
魚之肆又曰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
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若哭鼓琴曰父
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吾哉求其爲之者不得也
孫卿子曰子夏貧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
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又曰仁
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
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爲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
其所寶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
嘗君願寄食門下
史記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
乃常獨早夜埽齊相門外相舍人怪而以爲物而伺
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門欲求見於
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又曰東郭先生久待
詔公車貧困飢乏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
下足盡以踐地道中人笑之又曰甘茂亡秦奔齊逢
蘇代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
容跡臣聞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有餘

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之明今臣因願以餘光振之
又曰楚相孫叔敖死謂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可見
優孟

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好書不治產業妻求去買臣笑
曰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妻曰如公子等終當餓
死買臣不能留即聽之又曰鄒食其好讀書家貧落
魄無衣食產業爲里監門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爲
之狂生又曰王章字仲卿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
病疾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
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逾仲卿者今病疾困厄不
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少孤家貧無書常遊洛
陽市肆閱所賣書
續漢書曰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户蔡蘿不厭又
曰范丹桓帝時以丹爲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
結草室居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
蕪
范曄漢書曰李元字大遜陳留人事母至孝家貧兄
弟六人同衣出入
三輔決錄曰弟五頡字子陵倫小子洛陽無主人鄉

里無田宅寄上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又曰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生居城中織箕爲業明詩書爲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臥中旦收之

先賢行狀曰胡定字元安至行絕人在喪雉兎遊其庭時雪霜滿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雪問定已絕斂妻子皆臥在牀令即遣掾以乾粮就遺之定乃受半

魏書曰楊師前後宰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財蝸牛廬是其中妻子凍餓

魏略曰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笓以自供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咸并日而食

楚辭曰坎壈兮貧士失耳而志不平

六韜曰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不得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得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其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

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甚矣不惟形色麄厲或一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訟誤非廣潔深識者何能不交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意當自同古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

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詩晉張望詩曰荒墟人迹希隱僻閭鄰閣蓽籬自朽損致屋每寡豁炎夏無完絺元冬無暖褐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飢渴營生生愈瘁愁來不可割

晉江逌詩曰蓽門不啓扇環堵蒙蒿榛空瓢覆壁下簞上自生塵出問誰氏子傷哉一何貧

宋陶潛貧士詩曰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暉又詩曰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弗營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蔽覆乃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固無憂



梁朱超詠貧詩曰觸塗皆可試惟貧獨未安窻開兩片月霜足一重寒藁濕鋪牀冷荷脆補衣難若言為客易推劍與君彈

賦漢楊雄逐貧賦曰楊子遁世離俗隱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散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亦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綺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粮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不朤徒行負擔

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
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
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鼠穴隱藏
爾復隨我陟彼高陬舍爾入海汎彼桮舟爾復我隨
載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靜汝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
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負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
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
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璿臺瓊室
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肴是用鴟逝不踐其朝
三省吾身謂子無譽處君之所福祿如山忿我大德
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
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閉子獨露居人皆怵惕
子獨無慮言辭既蓄色厲目張攝齋而興降階下堂
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于乃避席
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
貪逐不去與我遊息
晉束晳貧家賦曰余遭家之轗軻嬰六極之困屯恒
勤身以勞思丁飢寒之苦辛無原憲之厚德有民斯
之下貧有漏狹之草屋無蔽覆之受塵唯曲壁之常

在時弛落而壓鎮食草葉而不飽常嗛嗛於膳珍涉
孟夏之季月迄仲冬之堅氷稍煎慼而窮迫無衣褐
以蔽身還趨牀而無被手狂攘而妄牽何長夜之難
曉心咨嗟以怨天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西行
乞貸而無處退顧影以自憐衒賣業而難售遂前至
於飢年煮黃當之草菜作汪洋之羹饘釜遲鈍而難
沸薪鬱絺而不然至日中而不熟心苦苦而飢懸丈
夫慨於堂上妻妾歎於竈間悲風嘆於左側小兒啼
於右邊

【晉】宋晁道元與天公牋曰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
幽鬱蚊蚤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牀積汗累燻體貌
宴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黎與敝絮撤以三胶
之絲綆袷以四升之麤布覆其長度申脚則足出攣捲則拳露

【晉】魏應璩與韋仲將書曰夫以原憲縣罄之居而值
皇天無已之雨薪蒭既盡舊穀亦傾匱屠蘇發撤機
榆見謀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楊雄晏然之情是
以懷慼良不可堪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心
飢憂在旦夕而欲東希誅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厨
食之祿誠恐將爲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又與董

仲連書曰轂轆驚踊告求周隣日獲數升猶復無薪可以熟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飢於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不有厮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譏於恤護入見謫於嬪息忽便邑憤不知處世之爲樂又與尚書諸郎書曰夫秋節涼和霖雨清閒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窓之宇壁立之室無旬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隤漏霑於衣服蒙蒸單竭檐石傾罄中饋告乏役者莫興飯玉炊桂猶尚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雨私懷慼額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蓋由昏明二三執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閶闔振翼紫微運籌帷幄顯揚豐績豈久沉滯於下職契闊於貧悴哉

又後漢蔡邕九惟文曰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濕無以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溫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懽欣

奴

周禮注男奴女婢鄭司農注云奴罪隸也男女同名

又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又曰奚三百人注云今時侍史官奴婢也

論語曰箕子爲之奴

左傳曰斐豹隸也注云犯罪沒爲奴

方言曰臧甬海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亾奴謂之臧亾婢謂之獲亾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犯事者原之臧者被罪沒入爲官奴獲者逃亾復得爲婢又曰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廬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毋我婦也婢即具白毋毋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爲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爲之語曰廬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又曰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攻書疏志節爲戶曹吏令地餘歸取物餘馳車馬亾去至丹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史郡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泣曰斌即使君地餘也斌後爲蒼梧太

守

史記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青常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望封侯又曰欒布嘗爲人所略賣爲奴賣與燕將臧荼後爲都尉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槩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閒收使之終得其力又曰季布爲朱家鉗奴又曰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危注意將相將相和則士豫附陳平結懽太尉以奴百人遺賈又曰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令騎奴同席而食持刀斷席而坐

漢書曰武帝時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又曰王鳳羣弟爭爲驕侈奴僮以千數又曰張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又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虜囚徒人奴名者猪突豨勇又曰宣帝詔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前後賜奴婢百七十人

新序曰昌邑王以側注冠賜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曰今以冠冠奴是奴虜畜惡也

東觀漢記曰劉寬簡略嗜酒嘗坐客使蒼頭市酒大醉而還對客罵曰畜生寬遣人視奴疑必自殺又曰

韓卓臚曰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卽日免之又曰
彭寵奴子密三人等寵晝臥密等遂縛寵著牀召其
妻入縫纏囊夜斷寵及妻頭盛囊中投世祖世祖封
子密爲不義侯又曰鄧宏奴醉擊長壽亭長宏見亭
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得復宮中衛士怒爭衛士簪奴
宏聞又與五千
前秦錄曰慕容冲進通長安金城觀之大言責冲曰
爾輩羣奴正可牧羊牛何爲送奴冲曰奴則奴矣旣
厄奴苦欲取爾相代
蜀志曰劉琰侯靡侍婢奴能爲聲樂又教誦靈光殿

賦

三輔決錄曰平陵孟佗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衆奴
斬焉時賓客求見讓者常數百乘累日不得通焉佗
後至諸奴拜迎徑將佗車獨往入衆謂佗與讓善事
以珍物賂佗佗得以賂讓
語曰虜據滑太祖欲北伐沈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尹
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在座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
理國譬如理家耕當使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代國而
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何由濟上笑曰傳士有隸子弟
以其子弟
爲僕隸

林邑記曰范文夷師奴也以刀斫石障軒廬後遂爲國王

江表傳曰谷利孫權奴

晉梁簡文帝荅安吉公主餉胡子書曰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邈不使去來執轡媲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膝新奇伏增荷扑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褒以事止寡歸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捋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納中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也褒大怒曰奴寧欲賣邪奴復曰欲使便了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褒乃爲券曰百後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飲食洗滌居當穿曰縛箒裁盂鑿斗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跱坐大怒下牀振頭垂鉤刈蒻織履作麤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鶩百餘驅逐鴟烏持梢牧猪種薑養羊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食馬牛驢鼓四起坐夜半益蒻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美飲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倖偶多取蒲茅益作繩索雨墮無所

爲當編將織薄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樹
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吃嘗犬吠
當起驚告鄰里搶門拄戶上樓擊柝持盾曳弓環落
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菆織席事訖
欲休常春一石夜年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急
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開白奴不聽教當笞一
百讀券文訖辭窮詐索乞乞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
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上
蚓鑽額卑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眞不敢作惡

婢

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窮戚應之浩浩乎仲不
能婢子問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
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窮子其欲室
乎仲以其言告桓公

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主父還恐覺
之爲毒藥使婢進上婢恐殺主父因僵覆酒主父怒
而笞之妻因他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
弟聞之復以言告主父乃厚幣嫁之

漢書曰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
吾官婢八人

東觀漢記曰劉寬向朝會裝已訖婢奉肉羹翻汙承
寬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爾手又曰朱暉爲郡督
鄙太守阮況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與及況卒暉送
金三斤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以財汙府君金重
送欲明使君

謝承後漢書曰長沙視良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
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晉書曰列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形長色黑宮人謂
之崑崙太宗以計幸之有身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猶

令秀母親下食與衆賓賓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
宜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稽翟素受娉未及配適遭賊
欲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
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
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爲賊復殺
之

搜神記曰晉祉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十餘年開墓
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之
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時猶十五六嫁之有子又曰諸

葛恪已被誅其在室問婢爾何故血臭婢忽然起躍
頭至婢攘臂切齒
晉中興書曰祖約爲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爲婢所
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傷刑解職還家
世說曰鄭(元)家奴婢讀書(元)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
之方自陳說(元)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一婢來問
曰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又曰石崇
富侈厠常令婢數十曳羅穀直之又曰崇婢綠珠天
下美色孫秀求之不與因誅崇又曰光祖少孤貧至
孝常自炊爨王北平聞而佳之乃以二婢餉焉因取
爲吏人戲之曰奴買倍於婢祖荅曰百里奚亦何必
不輕於五羖之皮也
三輔決錄曰金禕爲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
史王必將兵衛天子於許禕與必善見禕有胡婢善
射必常從請之
賦後漢蔡邕青衣賦曰金生沙礫珠出蚌泥嘆茲窈
窕生于卑微(元)髮光潤領如蠐螬修長冉冉頎人其
頎綺繡丹裳躡蹈絲韋都冶嫵媚卓礫多姿精慧小
心趣事若飛寒雪翻翻充庭盈階停停溝側嗷嗷青
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拂

獵吹于牀帷河上逍遥徒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
機非彼牛女隔于河維思爾念爾怒焉且飢
後漢張安超讖青衣賦曰彼何人斯悅此艷姿麗辭
美譽雅詞斐斐文則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醴泉可飲何必洿泥隋珠彈雀堂溪刈葵鴛雛
啄鼠何異于鵁(歷)觀古今禍福之階晏嬰潔志不顧
景女及儁不疑奉霍不受見尊不迷況此隸豎生女
爲妾生男爲虜歲時酸祖諸其先祖或於馬廐厠門
竈下東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諸靈辟邪富主多乞
步少銅九鐵柱績繒累嘉皆來集聚臧獲之類蓋不
足數古之賢堉尚爲塵垢況明智者欲作奴父勤節
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繆思衰故獲
終吉

傭保

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傭保作於宋子
縣名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不能去彷徨從者
告其王便擊筑一坐稱善又曰欒布與彭越爲家人
鬻冠于曰伊尹酒保立爲世師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五

華陽張孝階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六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人部二十　隱逸上

隱逸上

周易曰遯世無悶又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又曰賁于㊥園束帛戔戔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又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

論語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時命大謬也又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避世之人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閑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之所好也

魏隸高士傳曰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問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養萬物爲之柰何廣成子蹷然而起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無視無聽抱大以靜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吾將去

汝入無窮之間遊無極之野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參乘黃帝曰異哉請問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外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乘日之車遊於襄城之野今病少損將復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予奚事焉夫爲天下亦奚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又曰善卷者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天地之間何以爲天下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終又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

石戶夫負妻携子以入海終身不返又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倪倪乎耕而不顧又曰魯連好奇偉倜儻嘗遊趙難新垣衍以秦爲帝秦軍爲却平原君欲封連連三辭平原君乃以千金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也即有取之商賈之事耳及燕將守遼城田單攻之不能下連乃爲書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月乃自殺城降



田單欲爵連連曰吾與於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輕世而肆意又曰閒乏先生齊宣王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租先生獨不謝曰願得壽得富得貴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振之以時則臣得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又曰田生營床茅屋不肯仕宦惠帝親自往不出屋又曰鄭仲虞不仕漢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爲上世君令臣得爲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白衣尚書又曰韓福者以行義修潔昭帝時以德行徵病不進元鳳元年詔賜帛五十匹遣長吏時

以存問常以八月賜羊酒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自是至今爲徵士之故事福終身不仕卒于家又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聞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韁繩伏孔氏之軼躅馳顏閔之極藝何以　大道爲自眩也昔有學步邯鄲者未得國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于家又曰尚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長通易老子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遂求退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知富貴不如貧賤未知存何如亡爾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是後肆意與同好遊五岳名山遂不知所在又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又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去隱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

十日並出而爍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爲天
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然許由曰吾將爲
名乎名者實之賓吾將爲賓乎乃去宿于逆旅之家
且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汙乃臨池
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遯耕
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又曰壤父者堯時人年
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地而食帝何德
於我哉又曰子支伯者舜以天下讓支伯支伯曰予
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知所

之又曰被衮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
金顧而覩之謂公曰取彼金公投鑣瞋目拂手而言
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
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
足語姓名哉又曰段干木者治清節遊西河守道不
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文侯以客禮
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趨勢隱處
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者
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也又曰莊周少學
老子梁惠王時爲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

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三千歲矣今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曳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曳尾於塗中後齊宣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續晉陽秋曰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世說曰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在剡如入官舍又爲傳約亦辦百萬傳隱事耄互故不果述又曰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而隱

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袁淑眞隱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

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又曰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履空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絕

詩魏阮瑀詩曰四皓潛南岳老萊窴河濱頹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眞

晉張華招隱詩曰隱士託山林遁世以保眞連惠亮未遇雄才屈不申又詩曰棲遲四野外陸沉昔當時循名奄不著藏器待無期義和策六龍弭節越崦嵫盛年俛仰過忽若振輕綏

晉張載招隱詩曰出處雖殊塗居然有輕易山林有悔悋人間實多累鴛雛翔穹冥蒲且不能視鸛鶴遵皐渚數爲矰所繫隱顯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捐時俗超然辭世僞得意在

㊂中安事愚與智

晉張協詩曰結宇窮嵐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山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淪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壟雛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迹荒楚鬱蕭森投耒脩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可擬志

回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沉遊思竹素園
寄心翰墨林
晉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
結構㠯中有鳴琴曰雪傍陰崗丹葩耀陽林非必絲
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又招隱
詩曰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
心神
晉陸機招隱詩曰駕言尋飛遁山路轡盤桓芳蘭振
蕙葉玉泉涌微瀾嘉卉獻時服靈术進朝飧朝採南
澗藥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屋結風佾

蘭林回芳薄秀木交詩曰尋山求逸民窅谷幽且遐
清泉溫玉渚文魚躍中波
晉閻㠯沖招隱詩曰大道曠且夷蹊路安足尋經世
有險易隱顯自存心嗟哉巖岫士歸來從所欽
晉王康琚招隱詩曰登山招隱士褰裳躡遺蹤華條
當圜室翠葉代綺窓
晉辛曠贈皇甫謐詩曰顒顒朝士亦孔其依莫不遲
想載渴載飢我子我旄禮亦無違企望高岡來儀來
歸其暉伊何與帝同心明明天子如日之臨臨照四
方探賾幽深山無逸民水無潛龍羌彼九皐克量德

音茂哉先生皇實是欽

宋謝靈運越嶺行谿詩曰猿鳴誠知曙幽谷光未顯
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傍崿嶼迢遞陟陘峴
蘋萍泛深沉蒲菰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
想見山阿人蘿薜若在眼

梁武帝逸民詩曰如壠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
有異音如江游魚魚有浮沉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
迹易見理相難尋

梁劉孝標始居山營室詩曰自昔厭諠囂執志好栖
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織鑒戶闕嶕嶢開軒望嶄



巔激水簷前溜脩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鸞高梧巢綠
翼泉脈洞昏昏流波下不極髣髴玉山隈響像瑤池
側夜誦神仙記且吸雲霞色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
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曾臆

梁范雲答句曲先生詩曰終朝吐祥霧薄晚孕奇煙
洞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懷真士被褐守沖(元)
石戶栖十秘金壇謁九仙乘鵷方履漢鸞鶴上騰(天)
梁吳筠詩曰山際見來煙竹中窺落日鳥向巖上飛
雲從窓裏出又詩曰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裙山中
自有宅桂樹籠青雲又詩曰具區窮地險稽山萬里

餘杰何梁隱士一去無還書
梁任昉答劉居士詩曰君子之道亦有其四高行絕
俗盛德出類才同文錦學非書肆望之可階即之難
至輟精天理躍象少微人與俗異道與人違庭飛燿
燿室滿伊威行無轍迹理絕心機又答何徵君詩曰
散誕羈鞿外拘束名教裏得性千乘同山林無朝市
勿以耕蠻貴空笑易農士宿昔仰高山超然絕塵軌
壺已等藥命管亦齊符壟無爲歎獨遊若終方同止
又贈徐徵君詩曰促生悲永路早交傷晚別自我隔
容徵於焉徂歲月情非山河阻意似江湖悗東皐有

儒素杏與榮名絕曾是違賞心曷用箴余缺眇焉追
平生塵書廢不閱信此伊能已懷抱豈暫輟何以表
相思貞松擅巖節
梁庾肩吾贈周處士詩曰九丹開石室三徑沒荒林
仙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籬下黄花菊㊀中白雪琴
方欣松柏酒自和遊山吟又尋周處士㊁宏讓詩曰試
遂赤松遊披林對一㊀㊂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石
鏡菱花發桐門琴曲愁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
孫若不去山中定可留又賦得嵇叔夜詩曰山林重
明滅風月臨囂塵著書惟隱士談㊁元止谷神鳴重翻

傷性蠶寒更養身廣陵餘故曲山陽有舊鄰俗儉(寧)
妨患才多友累身寄言山吏部無以助庖人
周明帝贈韋居士詩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少光微頼
陽去猶遠滄洲遂不歸風動秋蘭佩香飄蓮葉衣坐
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儻
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周王褒贈周處士詩曰我行無歲月征馬屢盤桓崤
曲三危阻關重九折難猶持漢節使尚服楚臣冠巢
禽疑上幕驚羽畏虛彈飛蓬去不已客思漸無端壯
志與時歇生年隨事闌百齡悲促命數刻念餘歡雲
生隴坻黑桑踈薊北寒鳥道無蹊徑清溪有波瀾思
君化羽翮要我鑄金丹又和趙王隱士詩曰鳧鵠均
長短鵾鷃共逍遥清襟蘊秀氣虛席滿風颸斷絃維
續葛獨酌止傾瓢菖蒲九重節桑薪七過燒
周庾信奉和趙王隱士詩曰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
賢雲氣浮函谷星光集頼川灞陵採樵路成都賣卜
錢鹿裘披稍裂蔡牀坐欲穿阮籍唯長嘯嵇康訝一
絃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低松猶百丈少鶴已千
年野鳥繁絃轉山花斂火然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
舩又窮秋寄隱士詩曰王倪逢齧缺槩溺遇長沮溱

林負日臥麥隴帶經鋤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褭
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小村治澁路低田補壞渠秋
水牽沙落寒藤抱樹踈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陳周宏正還草堂尋處士弟詩曰四時易荏苒百齡
倏將半故老多零落山僧識洞散宿樹倒爲查舊水
侵成岸幽尋屬令弟依然歸舊館感物自多傷況乃
春鶯亂
陳周宏讓無名詩曰行行訪名岳處處必留連遂至
一巖裏灌木上參天忽見茅茨屋曖曖有人烟一士
開門出一士呼我前相看不道姓焉知隱與仙

陳伏知道賦得招隱詩曰招隱訪仙楹 王中琴正鳴
桂叢侵石路桃花隔世情薄暮安車近林喧山鳥驚
陳張正見賦得落落窮巷士詩曰楊雲不邀名原憲
本遺榮草長三徑合花發四鄰明塵隨幽巷淨嘯逐
遠風清門外無車轍自可絕公卿
陳江總夏日還山庭詩曰獨於幽栖地山庭暗女蘿
澗漬長低篠池開半卷荷野花朝暝落盤根歲月多
停樽無賞慰狎鳥自經過又春夜山庭詩曰春夜芳
時晚幽庭野氣深山疑刺削意樹接縱橫陰戸對忩
憂草池驚旅浴禽樽中良得性物外知余心

隋王由禮賦得巖穴無結構詩曰巖間無結構谷處
極幽尋葉落秋巢迫雲生石路深早梅香野徑清澗
響上琴獨有栖遲客留連芳杜心

賦後漢張衡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
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
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於是仲
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
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遥聊以娛情于時
曜靈俄景總轡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以忘
感老氏之遺誡且廻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旨詠周
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
域外焉知榮辱之所拘

魏陳王曹植潛志賦曰潛大道以遊志希往昔之遐
烈矯貞亮以作矢當苑囿乎呈藝驅仁義以爲禽必
信忠而後發退隱身以滅迹惟出世而取容且摧剛
而和謀接處肅以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天路以爲
通

晉張華歸田賦曰隨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卷舒冬
奥處以城邑春遊放於外廬歸郊廓之舊里託言靜
以閑居育草木之蔚蔚因地勢之上墟豐蔬果之林

錯茂桑麻之紛敷用天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爲娛時
逍遥於洛濱聊相佯以縱意目白沙與積礫玩衆卉
之同異揚素波以濯足浙清瀾以蕩思低徊住留棲
遲菴藹存神忽微遊精域外藉纖草以爲茵援垂陰
以爲盖瞻高鳥之陵風臨儵魚於清瀨眇萬物而遠
觀脩自然之通會以退足於一壑故處否而忘泰
晉陸機幽人賦曰世有幽人漁釣乎〔元〕渚彈雲冕以
辭世披宵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與舉世不
足揚其波勁秋不能凋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沉
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又應嘉賦曰友人有作嘉

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傲世公子體逸
懷遐意邈澄霄神夷靜波仰羣軌以遥企頓駿翮以
婆娑寄冲氛於大象解心累於世羅襲三閭之奇服
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於浚澗沂凱風於卷阿指千
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慷前修之彷彿覿幽人之
所過抱〔巳〕景以獨寐含芳風而寤語發蘭音以清唱
澡玉懷而喻予於是背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絕千途
而門瞻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貢龜而貞卜苟形骸
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巳〕於尺皐託雲林乎一
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盡齒將

琱迹於餘足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㊀之懽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紛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體之休乃爲賦曰世有逸人棲遲乎一㊀委天形以外心淡浩然其何求杖短策而遂往乃枕石而漱流靜芬響於詠言滅絕景於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曾㊀翳脩穹谷重深叢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嬰鳥來吟仍蔬圃於芝薄即蘭堂於芳林靡飛颺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假樂土於神造詠幽人於鳴琴晉孫承嘉遯賦曰有嘉遁之㊀人含貞光之凱邁靡薛荔於苑柳蔭翠葉之雲蓋揮脩綸於泂瀾臨崢嶸而式隆漸清風以長嘯詠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物宅心曜華春圃洞葉秋林振藻揚波清景㊀陰形猶與以徒靡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於域外和㊀中以草音於是混心齊物遨翔容與薄言采薇收蘿中野朝觀夷陸夕步蘭渚仰戈鳴鴈俯釣鮪鱮遊無方之內居無形之域詠休遁之貞亨察天心而觀復委性命於㊀芒任吉凶而靡錄

宋謝靈運逸民賦曰于夫唯舍唯用其見也則如遊龍其潛也則如隱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晦不類蕭條秋首兀我春中弄琴明月酌酒和風御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峻舉指寰中以爲期望繁外而延佇又入道至人賦曰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真荒聰明以削智遁支體以逃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虛絕荒帳成煙水縱橫以觸石日參差於雲中飛英明於對溜積氛氳而爲峯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超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胷襟又辭祿賦曰荷賞延之渥



恩在弱齡而覃惠蒙聖達之眷顧得乘閑以沉泄雖鑣羈之有名恒遊樊而匪滯解龜紐於城邑友褐衣於㊀窟判人事於一朝與世物乎長絕自牽綴於朱綠奄二九於斯年服纓佩於兩官執鞭笏於宰蕃

梁簡文帝㊀虛公子賦曰有㊀虛之公子輕滅喧俗保此大愚居榮利而不染豈聲色之能拘迴還四始出入三墳心溶溶於㊀境意飄飄於白雲追寂圃而逍遥任文林而迭宕總情於物我之表縱志於有無之上不爲山而自高不爲海而彌廣

梁陸倕思田賦曰歲聿忽其云暮庭草颯以萎黃風

颼颼以吹隰燈黯黯而無光獨展轉而不寐何增歎而自傷於是踟躕徙倚顧景興懷魂煢煢以至曙綴予想於田萊彼五畝其焉在乃爰洎乎江隈出郭門而東騖入溆浦而南廻爾乃觀其水陸物產原隰形便林藪挺直㊀陵帶面臨九曲之廻江對千里之平甸風去蘋其已開日登桑而先見聽鳴嘶之寒雞弄差池之春燕臨場圃以築館對櫺軒而鑿池集游泳於階下引朝泒於堂垂瞻巨石之前却玩激水之推移雜青莎之靡靡拂細柳之長枝感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苟有胥而無心必行難而言易幸少私而寡欲兼絕仁以棄智忽學步而學趾又追飛而厲翅瞻鹿固而竊高仰疆基而慕義㊁四時於遊水馳三稔於申臂望歸流而載懷情鬱悒其何寘

宋陶潛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以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農

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㠯木欣欣以向榮泉涓
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
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
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
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
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梁沈約八詠守山東曰守山東萬嶺鬱青葱兩
谿共一瀉水潔望如空岸側青莎被巖間丹桂叢上
瞻旣隱軫下睇亦冥濛遠林響咆獸近樹聒鳴蟲路
出若然右澗吐金華東萬仞倒危石百丈注懸潨掣
曳寫流電奔飛似白虹洞井含清氣漏穴吐飛風玉
竇膏滴瀝石室乳空籠余平生之所愛欲暮年而此
逢欲一去而不還恨邦君之未祘秩滿撫白雲淹留
事芝艸

頌晉潘岳許由頌曰邈哉許公執貞履弊堯天下
抱朴隱形川停岳峙潛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
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裁裁治所
樂慕景名登基逍遙來過墓庭通於時憲頃匡不盈
恨無已日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

揚公聲聲

晉孫綽聘士徐君墓頌曰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邃德音徽遠播飡仰芳流宗播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宰茲邑遐宗有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霣墳奉瞻祠宇雖王質幽潛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悼令德之長泯憮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諷謠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於詠述孰寄斯懷頌曰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夷體冲高跡域表漱閒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釁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壘落松竹蕭森薈蕞尉尉虔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丘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託心

陳江揔莊周畫頌曰玉潔蒙縣蘭薰漆園丹青可久雅道斯存夢中化蝶水外翔鯤出俗靈府師心妙門垂竿自若重聘忽言悠哉天地共是籠樊

贊後漢蔡邕焦君贊曰猗歟焦君常此元墨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皐音亮帝

側乃徵乃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慝不惟一
志并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惑惜哉朝廷喪茲舊
德恨以學士將何法則

魏陳王曹植許由巢父池主贊曰堯禪許由巢父是
恥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爲濁嗟此三
士清足厲俗又卞隨贊曰湯將代桀謀於卞子既克
讓位隨以爲恥薄於殷世著自汙已自投赬水清風
邈矣又商山四皓贊曰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
爭養志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
寧



晉夏侯湛范蠡贊曰悠悠范子求仁在已進報危國
退㠯妙理身與勳偕名與身否逸羣遠遊永齊終始
又魯仲連贊曰裁哉先生有邈其節流仁憂亂抗道
自絜隨事抑揚與時開闔在幽能泰處悶惟悅又莊
周贊曰邁邁莊周騰世獨遊遁時放言齊物絕尤垂
釣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晉孫楚莊周贊曰莊周曠蕩高才英儁本道根貞歸
於大順妻亡不哭亦何所懽慢弔鼓缶放此誕言殆
矯其情近失自然又榮啓期贊曰榮公溫雅旣怡旣
懌濁以徐清寂然澹泊援琴自娛詠此三樂眉壽無

疆惟德之宅又原壤賛曰壤之軼張絕滅禮教實交仲尼同機合奥聖以之笑獨協區外孰知其妙

晉左九嬪巢父惠施賛曰泱泱長流洒洒清波思文巢惠載詠載歌垂綸一壑萬象匪多神乎暢矣絕同基阿

晉庾闡孫登賛曰靈巖霞蔚石室鱗搆青松標空蘭泉吐漏籠蒼可遊芳津可漱元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氷結樸熙陽靡煖潜真内全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巖元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遥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携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鑒奇絕翹首仁冥仰想元哲

晉戴達閑遊賛曰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漢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元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黄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元瑩素

疵其皓然者舍是焉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
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憑厲況乎道垂方內體絕風塵
理楫長謝歌鳳遵巡盪八疵於㊀流澄雲崖而顧神
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
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㊀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
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
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
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㊀契罕
遇終古皆孤栖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
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驟
感於遐心爲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
之具爲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
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茫
茫草昧綿邈㊀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靈
朴乃翳寔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揔
順巢鳥兼應夷惠緬矣遐風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
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鬻務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
能高佚悠然一悟又尚長賛曰尚叟冲順庸行昏世
和龍婉約㊀識罔滯瞻彼崇高俄爲塵翳亦有同好
潛莊夙契超超增翥眇眇偕逝跡絕青崖影滅雲際

晉庾亮翟徵君贊曰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疑域表該落萬動元心獨融故能虬驤慶霄而不繼豢龍之轡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瓊蕊哉顧踦涔不足以濯神髣髴奢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貌姑有綽約之廬篳阇有高嘯之宇唐勳表於元庭夏功忘於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稟逸韻於天陶含冲氣於特秀體虛任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栖飇擧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東帛仍降軺駕屢招而弗旌屈於匪石帝命慰於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恢元解以釋紛仰朝霞而睎翼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于尋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倣余欽若人之風常問道於無何之廬實想元珠主以瞻授沐道霑溳固以實而歸矣自昔之違于玆七稔何悟先生忽焉升遐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永翳標爾其傷潛然增欷乃援翰詠跡以宣來葉其辭曰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蚌盤玉津鳳戲瓊條滌耳夏鼎高揖唐朝洪崖邈矣元跡載劭溳風沐世飛芳九霄

晉方湛北叟贊曰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

復迭起世人迷之横生欣恥滔滔北叟獨亮元理喪
馬弗希折肱愈喜淡哉一生無泰無否
宋陶潛張長公贊曰達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皆同
而我獨異歛轡揭来閑養其志寢疾窮年誰知斯意
又周妙珪贊曰美哉周子稱疾閑居寄心清商悟然
自娛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日玩羣書顧眄寡疇飲河
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契孤遊又魯二儒贊曰
易大隨時迷變則愚芬芬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年
汙我詩書逝焉不顧被褐幽居又夷齊贊曰二子讓
國相隨海隅天人革命絶景窮居採薇高歌慨想黄
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又尚長禽慶贊曰尚子昔薄
宦妻孥共早晚貧賤與富貴讀易悟益損禽生善周
遊周遊日已遠去矣壽名山上山豈知及
宋范泰張長公贊曰長公秉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
審己彌了情雖高遂跡無抗矯靡當夷惠孰識多少
又高鳳贊曰遐哉元古邈矣皇羲自茲已降顯默參
差智爲世駭才爲物奇跡出無泯潛躍俱馳曖曖若
人孰測其爲戢曜幽壑採真重崖冲情莫亮汗跡示
疵輕俗無際肆志莫羈又吳季子札贊曰延州高遠
棄國師誠優遊大邑觀風上京仁懷邦壤道暢聖明

鑒徹昔代樂察未形嚴博遠死解劒在生夫子戾止
爰詔作名

齊王儉竟陵王山居贊曰升堂踐室金暉玉朗疊疊
大韶遥遥閑賞道以德宏聲由業廣義重實歸情深
虚往濠梁在茲安事遐想
梁沈約高士贊曰余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
言之聖人莅天下則賢人贊務商益皐陶是也自中
智以下莫有不學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
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所以行其志孝悌慈
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
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有然後取之悠悠之
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利悗愚諂閻苟
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之眄藉此
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賛曰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
避言不友不事耻從汙祿靡惑守餌心安藜藿口絶
炮鼈取足落毛宗懷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
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記有美高尚處知
若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志爭此匹夫進忘
隕穫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爲之則至非物
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又銷聲賛曰寂矣栖魂非

海非樊若人焉往斯理空存天標已曖絕羽孤騫堯
逢豈讓札值奚言
周庾信五月披裘負薪畫贊曰披裘當夏俗外爲心
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穴性深消聲滅跡
何必山林又張良遇黃石公畫贊曰張良取履跪授
無辯兵書一卷長者之期昔稱韓相今爲漢師穀城
餘石還歸舊祠又榮啓期三樂畫贊曰榮期三樂惟
人與年夫子相遇即以爲賢性靈造化高風自然雅
音雖古獨有鳴絃
晉庾凱幽人箴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
二儀既分高卑以陳貴賤攸位榮辱相換乾道尚謙
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緣釋虛苟識妙膏厥美有昧
韓信耽齊殞首鍾室子房辭留高迹卓逸貴不足榮
利不足希華繁則零樂極則悲歸數明白勢豈容違
人徒知所以進而忘所以退穢侯安寵襄公失愛始
乘夷道終嬰其類義和升而就翳望舒滿而就虧盈
挹之分自然之規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人守虛仰
鑽元遠敢莫斯箴敬咨徽晷
晉江逌逸民箴曰至人應務是統是營乃制上下以
牧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

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膂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爲戚爲榮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土懸弓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役寔大猷而是經處遁之士奚眷于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霊崖被褐紱絲飄飄墓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携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殉外物心煩披養無棄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黨

誌梁陶隱居尋山誌曰倦世情之易繞乃杖策而尋山既沿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艱眇來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存神於是散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元)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必忘害馬之弊既去觧牛之刀乃王荊門晝掩蓬戸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壟尋遠巒坐盤石望平原日負障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縈石而生文草靡靡以拂露塵颯颯而來羣捫虛蘿以入谷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函扈蘭而佩蕙及春鳩之未鳴且含懷

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遂乃陵巖峭至松門背通林
面長源右連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草泫泫以垂
露柳依依而近蟬鳥雙雙以赴水鷺軒軒而歸田
梁劉孝標山栖誌曰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
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
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駁無異火
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戸之與金
闔竝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
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膏
澤坱欝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



綠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
任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郛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
望東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泉瀾清澌滴瀝生響白
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椅樧之樹栢梓桂樟之木分
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搖白蒂抽紫莖櫹
轟苯蓴梢風鳴籟垂柯簷戸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
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
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縹葉
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
初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

樽置爵酒酣耳熱嶽屢舞噭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不求於世不迕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訓魏繁欽川里先生訓曰處則抗區外之志出則規非常之功寔哲士之高趣雅人之遠圖故呂尚垂翼北海以待鷹揚之任黃綺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贊

譏魏麋元譏許由曰潛居默靜隱於箕山身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以為美談夫際會之間矯時所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于山林之中以此自高非以勸智能之士入通達之教故譏而責之曰太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奮庸殷肱帝室作民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觀雍熙之治則當攄不朽之功暢不羈之志龍飛鳳起修攝君司佐天理物幹成王事若子以堯為闇主則歷代載其功以畏為貪亂則比屋可封若夫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小人聚羣即當揆煩理亂跨騰風雲光顯時主拔濟生民何得偃蹇藏影蔽身夫道不虛行士不徒生生則幹時為國之楨故伊尹干湯周公相成興治濟世以致太平生有顯功沒有美名人生於世貴能立功

何得逃位矯世絕蹤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
遜位千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激臨河洗耳
山居巢處執心不傾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
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子智則不仕聖
若欲言子高則鳥獸同羣無功可紀無事可論

銘晉虞潘阮籍銘曰裁裁先生天挺無欲元虛恬澹
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止足胎胞造化韜光緼韞
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願神太素簡曠世局澄之不清
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度俗隱處巨室友真歸樸
汪汪川原邁迹圖錄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六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七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人部二十一　隱逸下

隱逸下

碑後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言滿天下發成篇章
行克宇宙動爲儀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企望來臻
者不可勝紀也翻然鳳舉匿燿遠遯名不可得而聞
身難可得而覩爲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越青
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

聲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其
辭曰邈㊀元德膺懿資㊀宏聖典研道機虔童蒙作世師
辟皇命確不移亞洪崖超由夷垂英聲揚景暉
後漢蔡邕伯夷叔齊碑曰惟君之質體清良兮昔佐
殷姬忠孝彰兮委國捐爵諫國匡兮議武代紂欲喻
匡兮時不可救㊀歷運蒼兮追念先侯受命皇兮憂懷
感兮雖沒不朽名字芳兮又郭泰碑曰先生誕膺天
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慈惠敏夫其器量㊀宏深姿
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于時纓綏之
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臻者猶百
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蹈鴻崖之遐迹紹巢
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銘曰懿乎
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祕㊀上善誘
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又㊀元文
先生李休碑曰休少以好學遊心典謨既綜七經又
精羣緯絢深極奧窮覽聖旨居則玩其辭動則玩其
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若
古今常難疑議錯謬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覺休盡
剖判處約不戚聞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震有惠
云載惟邦之珍按典考論號曰㊀元文又處士圈典碑

曰天真淑性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臨效顧命曰知我者蔡邕乃爲銘曰載書休美俾來昆裔永有諷誦以知先生之德混其若濁徐然後清綽其若煩終其益貞又瞿先生碑曰世以仁義爲質學問爲業爰暨先生固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五百實行形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洗洞墳籍爲萬里之場圃九隩之林澤挹之若江湖仰之若華光元元焉測之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謂生民之英者已國失元博學失表式凡百搢紳哀矣泣血人百其身匪云來復於是鄉黨乃相與登山伐石而勒銘曰逸矣先生厥德孔真腹心宏道深高入神王錫三命觀國之賓其樹富貴忽若浮雲既不降志亦不辱身

魏劉楨處士國文甫碑曰先生執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笑則孝悌之端著閨閤則清節之兆見齠齔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徵辭兢兢業業小心昃忌勤讓同儔敬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閨門稱其慈宗屬懷其惠既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內之亂不視膳羞十有餘

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
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實叟綴文通儒有方彦士
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咸以爲誄所以昭行也銘
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沒而令問不亾者由斯一
者也銘曰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內白如玉之素
逍遥九皐方回是慕不計治萃名與殊路知我者希
韞櫝未酤喪過乎哀遘疾不悟早世永頹違此榮祚
咨爾末徒聿修歡故
齊孔稚珪褚先生百玉碑曰夫河洛擿寶神道之功
傳華吐秘仙靈之跡可覩蓋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
符雖冥默難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
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元都有
羽化蛻蟬觸影遁形神翥帝宮迹留劒杖遊瑤池而
不返宴元圃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歎竇
遏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躋阻
宿枻涉折而衡颸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
倒千仞飄地淪高翻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
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
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歌玉京絕封萬
戶乃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

抱秘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元)志通大造

梁元帝隱居先生陶(宏)景碑曰昔大和中有許遠遊者乃雲霄之勝賓大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曩基先構即駕脊宇千尋危聳憑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懸倚檐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若奇峰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心同有亂重道尊德爰積叡衷顧懷汾射璽問遙通朱楊贊起華搆方崇靜墓冠月經榭迎風蕉嶢高棟育靄修櫳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重崖烟生岫複



梁劭陵王蕭綸貞白先生陶(宏)景碑曰夫夜光結綠非胠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深磬危峭組織烟霞枕石漱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朗猶懸鏡鬱似貞筠

梁裴子野劉虬碑曰受川岳之英靈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靜皜乎若寒霜之潔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疇其量在其幼也孝敬(淳)深貫乎幽顯廬乎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賴焉樵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於豐草蒲密致於時

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疾乎影響如斯之者美矣夫聲名藉甚羣公側席鑒室林皐面流傍隴咫尺荆衡表裏巫夢樹蕙滋蘭蕪沒庭戶平疇翠漱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幽居之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仁)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國篤生居七高明柔克載哉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惟則築室皇壤考槃郭郭坐臥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飡上

藥優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仁)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華陰成市悠哉荆夢逖矣江濱輶軒結轍羔鴈成羣監觀令範式如金玉君子徽猷誰其與屬嘯咨故老遵揚實錄

(墓誌)梁簡文帝徵君何先生墓誌曰先生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應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獻汝南周顒爲友陸(連)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

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爲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元)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窆乎其山正衾在殯嗟嘷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人亾素樸禮隆文章洙泗頹經扶風罷學關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枉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宮塗垂咫尺不獲擁經步至閭春卿之痾徐輪三反入杜夷之舍痛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睎暉追勒高鄉乃爲銘曰文範高世(元)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鳴呼哲人第五肥遯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囿冊輿席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憖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隻雞徐稱酧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沉礎雖貞(元)泉無曙又華陽陶先生墓誌曰若夫真以

歸空爲美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
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則物莫
之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竄
九節麗於空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宮有得朋之憙受
學震臨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術今簉元
良屢稟浮(仁)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情乃
爲銘曰無名曰道不死爲仙以有元則兼称稚川猗
歟夫子受錄歸(元)黎傳菟吏書因賈船鬱鬱方崖悠
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梁元帝庾先生承先墓誌曰悠哉掌庾興自陶唐伯
舅居晉連鑣渭陽爰斯厥後世挺珪璋乃登霍岳言
遵洞府乃陟石山將從輕舉實惟貞吉實惟退讓皎
皎不羣超超高尚本同壽夭寧論得喪諸方未遊佳
城已望蓬生蔣徑釣罷磻谿窀穸新壠桃餘故隧風
翻嶺背月下松西揚名不朽高蹈夷齊
誄魯柳下惠妻爲下惠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
不竭兮三黜終不弊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兮惜
哉乃下世兮
晉張華列文先生鮑(元)恭誄曰於鑠烈文續軌皇祚
夏后基命靈根已固杞鄫既微枝離葉布爰暨叔牙

世賛齊風翼桓濟管遂登霸功越在漢隆三司並縱
烈考中丞妙世顯名裁裁先生誕資英俊淑質清淪
蘭芳王潤抗行崇邈遊心大順允文文明聰昭秀哲
啓冥演幽守文命世抱道沖虛執義貞厲栖遲無悶
不營不忮擬志雲霄致命窮達行爲範軌言成隱括
宜登遐年宏此徽猷濟濟搢紳永挹清流取識遺音
目想表儀孰云元泰曽不我知感傷慷慨揮涕滲斯
已矣鮑子寧爾元陰振聲竹帛永播徽音

晉陸機吳貞獻處士陸君誄曰我開有命天祿有秩
如斯吉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氣矧我與君

非相亞逮綢繆之遊自矇及朗孩不貳音抱或同襁
撫髫並肓携手相長行焉比迹誦必共響庶君偕老
靈根克固拊翼雲霄雙飛天路人皆年長君獨短祚
穀則同朝遊矣先暮

晉處士劉參妻王氏夫誄曰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
風嚴霜殞此秀條旋璣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
蟀吟檐

宋顏延之陶徵士誄曰夫旋玉致美不爲池湟之寶
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弔後漢胡廣弔夷齊曰遭亾辛之昏虐時繽紛以蕪

穢恥降志於汗君涸雷同於榮勢抗浮雲之妙志遂蟬蛻以偕逝徼六軍於河渚叩王馬而慮計雖忠憤而指尤匪天命之所謂賴尚父之戒慎鎮左右而不害

魏王粲弔夷齊文曰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岱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悒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忿除暴之爲世絜已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忿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

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干令而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之所譽

魏阮瑀弔伯夷曰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東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得仁報之仲尼沒而不朽身沈名飛

魏嵇元弔夷齊曰少承洪烈從戎于王側聞先生處于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夫五德更運天祚靡常如見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滅于成湯且夏后之末禮亦殷氏之所亾若周武而爲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弃殷而餓死何獨背周

而深藏是識春香之爲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采而子食之行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苓而誦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周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深

祭文宋謝惠連爲學生余周居士文曰維君陶造化之純元侔先哲之遐蹤體無事於高尚蹈虗素乎中庸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公辟弗聘王命匪酬窮歡極樂帶索披裘

詔梁沈約爲武帝搜訪隱逸詔曰高尚其志義煥通



爻山林不出訓光惇史朕聽朝晏罷尚想幽人蒲王之禮伫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巡遠若有道映(上)園事浮高尚可以弭競遷浇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朕將闢衢室而賓几杖開東序而授袠職庶令江海無遺異人必至又資給何點詔曰遠趣高情前王所貴義兼昔款倍用興懷徵士何點貞物表縱心塵外夷任之風率由自達往因素志頗申宴言眷彼子陵情無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逸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詳加資給並出所由奘資須太官別給人高曜鄉故事同垣不

敕梁沈約爲武帝與謝朏敕曰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閤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宏激貪厲薄義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名修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潁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厲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衮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羲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揔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已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寢興又與何胤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多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生遺範尚蘊方策息舉之用存乎其人蕪以世道澆暮諍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宏朝高尚軌物則泊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蕪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紜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嚴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忝濡足

敕梁江淹爲宋建平王聘逸士教曰府州國綱紀雖

周德之富猶有漁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西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讓首翠虬來儀是以清風扇百代餘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

表　魏桓範薦管寧表曰臣聞殷湯聘伊尹於畎畝之中周文進呂尚於渭水之濵竊見東萊管寧（寧）東修著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客遼東於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過於顏子漏屋蔽衣踰於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王養夷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籍歎述以爲美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竝三王之逸軌膺期受命光昭百代仍有優崇之禮於大夫管（寧）寵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爲既加其大不受其細可重之以（元）纁聘之殊禮矣

晉皇甫謐讓徵聘表曰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綱否閉鳥獸爲羣伏自惟忖薉鈍瑣器實非瑚（連）之求稊稗之賤不中粢盛之用小人致災久嬰篤疾仰迫天威不能淹留所苦加篤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

歎息仰惟陛下留神恕恩垂憐微命索隱於傳巖收釣
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臣聞鄒子一歎霜爲之
降杞妻一感城爲大崩以臣況之乃知精誠不可以
賤致古人言爲虛也
啓梁何胤荅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
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旣無語
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畎栖息仁壑秀水清
潭於茲永已伏惟明察之德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
待因習猶復留神六經降意百代同仁博古等物造
間闢承華而延儁雅掃黃闥而列文學嘉美聿宣無



思不勸胤無解歸之談慶叢獎節之重匪南皮之舊
每荷存問之恩衡茲汚朽罔知攸寘
梁沈約謝齊竟王教撰高士傳啓曰竊聞高尚其事
義光爻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澡身
浴德而已爾乃大宏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
記遠迹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異情羣
略殊軫而獨行必彰斥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
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舍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
之下神遊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
高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

肅奉明規思自罄勗

書後漢張奐與宋季文書曰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繼四賢之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奐以鄙固少復道訓于今五十載矣

魏桓範與管寧書曰鑿坯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志於是復顯嚴平鄭真未足論比清聲遠播頗鄙仰思請見于蓬廬之側承訓誨於道德之門厥塗無由託思晨風

魏管寧答桓範書曰乾道輔誠誕膺嘉祚膺受多福爲國蕃維雖分陜之任未足比盛遠近隆望何慶如之昔值險阻越寓海濱於裔歷載風網不紀鑒圖恩還踐舊土簿佐多難恒嬰篤疾愧使區區展之無偕泛愛遇隆逵辱綸墨降尊誘卑訓喻過泰見得思義抱以踧踖不勝來顧裁因荅辱

晉辛曠與皇甫謐書曰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與聖治故力佐黃而涿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王聖時治此所以應天

順民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
經日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其
隱四門啓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才
在官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皐無長鳴之鶴
萬國黎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抱聖化之隆此其至治
也而先生固執沖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忿宣
尼之所沽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
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爲懼而臨川者之所
懷慨也竊請先生降匪石於高岡廻羽儀於皇京順
震驚而翔撫振六翮於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任

之夷塗詔不世之洪勳同先哲之丕模使瞻仰者所
以藉之美世希藉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惟蒙采覽
又與皇甫謐書曰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既
好斯文述而不作將邁上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於
儒林之首含光烈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
亦已盛矣曠以不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遊
諮覩未因而西望延企

晉皇甫謐答辛曠書曰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
壤通門舊儀虛想之積過於陵阜況愛不遺猥降德
音清喻爛煥情義欵篤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抱佩至

眷銘乎心膂且箕山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
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
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
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
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
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儻所
茲也密雲雖興知枯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
弃豈來惠之謂矣猥承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
敢栖鳳聞命悚灼如蹈春氷非苟崇謙實懼胎墜幸
恕不假明亮志心

梁昭明太子與何胤書曰園公道勝漢盈屈節奉卿
明經漢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
途千里耑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
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
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眺精義味元理息囂塵
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
泉爭溢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
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
養夕差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
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

熱疾憒其神風眩弊其體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
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梁任昉爲昭明太子荅何胤書曰得書知便遠追踈
董超然高蹈雖朝旨殷勤而輕棹已遠供踐莫申瞻
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蚪書曰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
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懷人望古潛然久之又
之牽滯形有推遷物保文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
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伫
運想恒納宜沖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
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宜然觀道
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
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
所絶接乎士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縚豈
朝野之謂想閒投之懷不以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梁
邸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爲歲已積以大人非羔鴈所
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冥運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十
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絢功晦不標迹從容乎人野
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宏護爲心廣乎真俗思聞繫
表共剖衆心妙域筵山河虛館帶川溪實望賁然少
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今王愛素致吾

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朝
爲仁由已且凌雪戒塗非滅迹之郊鴻鍾在御豈銷
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
應之以會愛閑在我觸目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
想㊀思有在不俟繁言
梁劉孝標與宋玉山元思書曰驅馬金張之館飛蓋
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
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
歎何則方鑒圓枘鉏鋙難從翔鳥游魚蹉跎不狎是
以賈生懷瓌㊀琰而挫翮馮子握與璠而鎩羽夫誕英
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水鏡一性之
鎔範而荆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
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
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圃空桑麻田無負郭僦眉翁眉
以斯故爾今賢弟實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塘或鳴
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鍾乃食蔓跗若是吾子復何憂
哉唯當纂兩仲之微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
僖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
生幸其勗與
陶㊀宏景荅謝中書書曰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

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
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
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又荅虞
仲書曰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
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
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驅朱閣而心期岱嶺
豈但散髮乎高岫以將飛霜於絕谷良爲欽哉野人
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
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孰不
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已相與共憂



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迨及暇日
有事還童不亦皎絜當年而無忸前修也又荅趙英
才書曰子架學區中飛才甸外不宜掃門覓仕復懶
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愾賓者此
其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喪榮嘿俗自致
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壠薪井汲樂
有餘歡切松煮术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
同於一化死生善惡之能聞

梁沈約荅沈麟士書曰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
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袂興懷望古遐瞩尊賢拔俗

遥然沉冥自遠幽貞之操義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
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鄉内所豐清川
又坐臥可對不出戸庭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自
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幽期可托克全
素履與尊戈釣泉皐以慰閑暮則平生之心於此遂
矣

梁王僧孺與陳居士書曰雲波遥夐燕越數千行雲
鬱術征禽難使用隔巾車未能搦札引領南望悵矣
心飛幸因劣薄懷章貴壤依然谷口覺子眞之咫尺
靜睇巖灘信子陵之非遠林麓以入虚白之室用披



蓬蒿之徑禀紛綸之高論承希微之妙旨虚往實歸
用祛塵惑

孔德璋北山移文曰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論魏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貞聖人修之
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
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子周乃齊禍福而一死
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徼惑以失真
而自以爲誠者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
俛而微笑仰而流眄噓嗡精神言其所見天地名焉
天地者有内故萬物生焉無外誰謂異乎當其

有内誰謂殊乎地沉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矣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由爲小故以生死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夫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恬生則不惑死靜則神不離生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終其宜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絜者惑於生畏死而崇生者失其貞

晉石崇許巢論曰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讓逍遥顧神寶已貴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爲然余荅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經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合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皐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薦讓以勵

俗崇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
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晉庾闡郭先生神論曰夫天地者陰陽之形晦變化
者萬物之遊魂神籟與無窮竝吹大治與造運齊根
生資聚氣之迹死寄㊀牝之門視榮辱其猶塵埃邈
高尚而不顧故能外安恬逸內體平和鳴鳥可拘翼
而遊猛獸可頓羈而羅矧乎樵巖之樂呂梁之波疾
雷破岳而憂在山河者乎觀夫郭先生之爲體也可
謂含眞履信純朴自然
晉王叔之遂隱論曰崇退儒生問於抱朴丈人曰請



問隱何爲者也而生上古狗之至今繼踵何哉丈人
曰夫全朴之道萬物一氣三極湛然天人無際豈有
朝野之別隱顯之端哉則夫隱於已失者也平原既
開風流散漫故隱者所以全其眞素養其浩然之氣
也
宋范㊀曄逸民傳論曰堯稱則天而不屈頼陽之高
梁沈約七賢論曰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
才高傑故爲世道所莫容風邁挺特蔭映於天下言
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
祚誅鉏勝己靡或有遺㊀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之


宏達堂校梓

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
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
用自全故始以餌术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器
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
難如爲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
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
後全仲容年齒不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尚景
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已既託其迹宜慢其形
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兀盡年酒之爲
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

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
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
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
不爲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
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七

華陽張孝楷校字